

論語 孟子

七經劄記

十八

口 12  
3058  
4 止





門 口 12  
號 3058  
卷 4



七經劄記卷之七

論語



下總 崗田欽 稿

白石琢 頓宮晉 同較

張氏居世云論是議論語是答述這書是孔子平日與  
門弟子論道的言語故名論語四書直解按論如孟子尚論  
古之人論其世萬章之論

方氏中履古今釋疑云漢興傳者則有三家魯論語者  
魯人龔奮夏侯勝韋賢及子玄成曾扶卿夏侯建蕭望  
之等所傳凡二十篇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齊論語者齊



人王吉朱畸王卿貢禹五鹿充宗庸譚等所傳別有問  
 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  
 論古論語者與古文尚書同出於孔子壁中章句頗省  
 與魯論不異唯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  
 張張禹初受魯論兼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除齊論問  
 王知道二篇號張侯論為世所貴後漢包咸周氏並為  
 章句列於學官古論唯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至  
 馬融又為之訓說漢末鄭玄就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  
 論而為之注魏陳群周生烈皆為義疏何晏又為集解  
 齊論古論遂亡至隋何鄭並行宋邢昺奉詔撰正義一

以何晏為主謂之注疏胡廣等輯四書大全則主朱子  
 集注

程子云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二子獨以

子稱程說蓋出於柳宗元文集論語辨揚氏亦謂此書首記

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蓋其尊之亞於夫子尤

為明驗倪士毅論語輯釋近時彭芝庭替古日抄亦主此說按

書中間有稱閔子先冉子子路也者然夫子稱閔子六家語

孟子亦閔子顏淵並稱丑公孫則閔子冉子蓋當時通稱

非必尊稱也世人引之以駁程說非也

學而時習之學而



學兼知行而言，知者知其理也，行者履其事也。然而非知之艱，行之艱。故古之學以孝悌為本務，以詩書為餘力。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也。然孟子養氣知言為先，論語以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終篇蓋修己處世之要道，必自知入矣。故朱子云：論輕重，行為重，論先後，知為先。況孔孟沒二千餘年，其遺意存方策之間而已。則今之學者，以讀書講義為先務，雖然徒事詞章訓詁之末技，而不知孝悌忠信之本務，則所謂讀論語全然無事者，又將何用也。不如不學之愈也。○戴記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

右孔子云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擅  
哀公問云：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子夏云：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曰：敏事而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學，以行為本務，可以見矣。近世或云：苦之經傳學，字專屬六經六藝，而無及仁義孝悌者。至于今日，則唯是讀書講義是為學也。甚哉其說之戾也。精義  
集注云：學之言效。按尚書大傳云：學效也。洛廣雅云



學效也釋集注為有據毛氏奇齡云學之言效從來

無此解論語豈未檢大傳乎

有朋自遠方來同上

說文古鳳字注鳳飛群鳥从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

周易正義云凡言朋者非唯人為其黨性行相同亦

為其黨故虞翻注周易云同類為朋下象蓋亦古訓

也毛氏奇齡云同門為朋若朱注為同類他無所考

誓求殆夏蟲疑冰者也

鮮矣仁同上

鮮矣言世少此人也朱子云鮮矣仁者蓋曰如是之

人少有仁者云耳非謂如是之人其仁少也夫人心

本皆仁雖或賊之而豈可以多少論哉論語近世或

引犯上者鮮矣而學以約失之者鮮矣仁好德者鮮矣

公衛靈而為世少此人之證以為獨得之見殊不知是

乃朱子之舊說也粗麤可笑

賢賢易色同上

易色有三說後漢書李尋傳賢賢易色師古云輕略

女色不貴之也程子曰變易顏色與皇疏一通同朱

注易好色之心亦据古注其意以為變易顏色有偽

為之者不如易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按變易顏色



亦見其誠矣下章云色難是也又莊子變容易色盜左思吳都賦桂父練形而易色皆變易顏色之義也程說似優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同上

張氏栻云舊說謂父在觀其志而承順之按祭義云君子所謂

孝者先意承志內則云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父沒觀其行而繼述之按中庸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述人之事者也又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

謂孝矣此說文理為順癸巳論語解明李詒戒庵漫筆焦竑焦氏筆乘清趙翼陔餘叢考皆主此說按據朱注

則上二句謂觀人下二句說孝上下不相應從張注

則通章是說人子孝親之道所謂文理為順也

君子不器為政

文中子曰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同上

集注云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揚墨是也

按史記云弟子人人異端十二年表後漢書云袁紹容

見玄儒者競設異端百家互起鄭玄又云異端紛紜

互相激遂令經有數家各有數說論又云勞心經藝

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范升之類皆謂學術異其端



也集注為有據又家語云政有有俗本作在今異端

乎辨韓非子雖異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老解韓詩外

傳序異端使不相悖是與論語異端少異且家語異

端說苑引無端字韓子異端誤寫趙濬之王昭平校

本作義端則是皆未足以為確徵矣○陳禹謨談經

苑引留青日札云孫奕示兒編謂攻如攻人之惡之

攻已止也我太祖之解亦然後人多主此說非也按

學而篇云可謂好學也已雍也篇云可謂仁之方也

已述而篇云其餘不足觀也已也已字與此同朱說

鐵板注脚

書曰孝乎惟孝同上

潘岳閑居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晉書夏侯湛傳孝

乎惟孝友于兄弟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序此殆

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也棟

九經之是皆以孝乎惟孝為句蓋尚書本有孝乎二

字今本偶誤脫耳包氏咸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

何晏按孝乎惟孝與禮記禮乎禮仲尼同句法包說

是也

繪事後素八佾

繪如益稷篇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為會釋文云馬之



會素說文作縗曰白緻繒也又陳相曰冠素孟子滕文公上

詩云充耳以素齊風皆謂不染之繒帛也故鄭注禮

記云素生帛也雜記釋名素朴素也已織則供用所謂

素功考工記蓋謂婦女織紵之功也記云黼黻文章之

美疏布之尚及女功之始也郊特牲是正與繪事後素

之說互相發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同上

邱氏光庭云祭如在者是孔子之前相傳有此言也

孔子解之曰祭神如神在耳非謂兩般鬼神也兼明書

邱說似是下章云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也射不主

皮古經之言也為力不同科夫子釋之之言也與此

同文例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矣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同上

武之未盡善者猶文之猶有憾也左傳季札論文王

樂以為美哉猶有憾也襄二十九年孟子云以文王之德

百年而崩猶未洽於天下公孫丑是文之猶有憾也記

云樂者象成者也樂記又云王者功成作樂其功大者

其樂備上然則武之未盡善者武王之功猶未洽於

天下也美以德而言善以功而言書云從欲以治四

方風動大禹謨左傳稱舜之功云如天之無不幬也如



地之無不載也襄二十九年是舜之盡善也史記武王克

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封禪書又云武王病天下未寧

群后懼穆卜周本紀書云今惟民不靜未戾其心迪屢

不同康誥是武之未盡善也故樂記云干戚之舞非備

樂也武王未受命中庸其未盡善不亦宜乎非聖人之

德固有軒坳優劣也余得此說於顧炎武日知錄

吾道一以貫之同上

一以貫之者仁也集注引而不發蓋使學者思諸何

以知之余於語類得之謨云莫是合忠恕而言便是

仁在否先生稱善謨云只於集注解二節處而得之如

曰聖人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處便是合忠恕是

仁意思曰合忠恕正是仁若使曾子便將仁解一貫

字却失了體用不得謂之一貫爾語類卷二十七又全氏祖

望云一貫之說不須注疏但讀中庸便是注疏一者

誠也子告哀公曰天下之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

者一也一以行之一以貫之也經史問答朱說以一為仁

吾全說以一為誠其實一也李氏光毅云仁與誠一也

故中庸言誠而論語獨言仁仁與誠即性與天道吾

道一以貫如此而已

無所取材公冶長



鄭氏玄云無所取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集解  
 世儒多從之非也武城之戲歡樂之時也至于浮海  
 之歎語出傷心而繼之以戲豈情也與  
 吾與汝不如也同上

集注與許也與皇疏秦道賓之說同按左傳先軫曰  
 子與之不許楚言是弃宋也僖二十七年國語云子與之  
 韋注與許也晉語是蓋集注之所本也然論衡問孔篇  
 後漢書橋玄傳注並作吾與汝俱不如也又淮南子  
 云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  
人問曹操祭橋玄文云仲尼稱不如顏淵三國志武帝紀後漢

書橋包氏咸亦云吾與汝俱不如集解漢魏經師之讀  
 法多如此宋張氏栻亦從其說引程子云聖人豈有  
 所不及者所以勉子貢進學也癸巳論語解按述而篇云  
 我與汝有是夫句法與此同則漢魏諸儒之說遂不  
 可廢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同上  
 再斯可矣蓋謂不學而思之無益也夫人不學而徒  
 思則私意紛擾而事無成規冗豫濡滯不知所從所  
 謂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  
 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公衛靈又曰不學而好思雖



知不廣韓詩外傳子思云吾嘗幽思不如學之速說苑建本

其心三月不違仁雍也

毛氏竒齡云三月不違則繼之者當是一月至一日

至不當曰日一至月一至聖門釋非錄

伯牛有疾

淮南子云伯牛為厲厲即癘也周洪謨疑辨錄嘗辨

其非然其說未確按太戴禮及家語載女有五不取

其一曰有惡疾者為棄天也命本惡疾即癘也夫伯牛

而為癘則亦為棄於天乎豈其然乎是與宰予與田

常為亂同一傳訛也甚哉後儒之誣先賢也揚氏雄

云淮南寡取焉揚子法言蓋此類之謂也

束脩述而

戴記束脩之問不出竟檀弓又云以乘壺酒束脩一

犬賜人儀穀梁傳束脩之肉不行竟中隱元年孔叢子

或獻尊酒束脩儀皆與此束脩同是古義也鹽鐵論

臣結髮束脩幸得宿衛富後漢書自行束脩訖無毀

玷伏湛傳又云自束脩以來為人臣不陷不義延篤之

類皆束帶修飾之意世人引之解論語誤矣束脩之

解洪亮吉卷施閣文集與盧文昭書論之盡矣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同上



吳氏程云在齊絕句與子在陳同聞韶三月以四字為一句按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聘魯請觀周樂見舞韶濩者則魯有韶舊矣夫子亦必聞焉然而其在齊感嘆之深如此何也陳氏禹謨談經苑引漢書禮樂志云春秋時陳公子完犇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最得其旨矣蓋魯具四代之樂然不無差舛未必如陳為舜後其相傳之善也是以其感嘆之深自不知肉味云爾或云大學云心不在焉食不知其味是心不得其正也然夫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何也曰孔子曰食不語是言

常者也周公一飯三吐哺是非常事也如所謂不知肉味發憤以忘食亦皆然以聖人言常者而疑其非常事所謂未可與權者也

加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同上

吳氏英云加者積年成數也所謂加我正謂加學易工夫非謂帝賜遐齡也經句說吳說似是蓋言加增我

數年之學力至于五十以學易則我身可無大過矣夫子五十果窮至命之書說卦傳云窮理盡性以至命故他日又

曰五十知天命蓋此之謂也

吳氏英又云集注云劉忠定言嘗讀他論五十作卒



卒與五十字相近而誤分也按五十二字篆文作𠄎  
十卒字篆文作𠄎字形全不近安得有誤經句說  
文莫吾猶人也同上

晉欒肇論語駁云燕齊之間謂勉強為文莫世儒或  
據之非也按揚氏雄方言云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  
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戴震疏證云侔  
亦作勑廣雅勑莫強也義本此曹憲音釋勑音牟強  
巨兩反玉篇云勑勑厲也是謂勑強為侔莫未聞為  
文莫也且孔子魯人何故假燕齊之方言奇僻之語  
而語人之為聖人豈如後儒之好奇哉

誄曰同上

說文曰誄禱也論語云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鄭氏  
注周官小宗伯云誄云禱爾于上下神祇則知古文  
論語本作誄誄乃禱神之名誄是作諡之名哀公誄  
孔子是也說文誄誄皆力軌切則因聲同而誤寫為  
誄爾聖賢雖不若俗有忌諱然應對有禮方祈祐而  
忽引哀死之辭豈人情歟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泰伯

泰伯所讓者區區岐陽國而夫子言天下後人由是  
生疑不知言天下者猶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也憲問



稷亦未有天下蓋追言之耳此章自元儒金履祥熊朋來以下率不從集注至明清諸儒而辨駁極矣趙氏啓泓謂至太伯之讓想亦是見文王聖瑞陰欲讓季以傳昌大岐封耳然又逆知古公聖必不肯奪嫡季歷賢必重天倫故托採藥偕仲俱去此中有無限妙用非人所知伯亦斷不欲人知故夫子稱至德與商家之君臣何涉蓋一言君臣則以忠屬已而以大逆成父尚得曰之至德乎四書述又詩言始翦商者顧氏炎武謂太王當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嘗有翦商之事僖公之世距太王已六百年作詩之人特

本其王迹所基而侈言之爾猶太誓曰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康誥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後人追言之也日知錄趙氏又云按朱子詩傳云于是王迹始著蓋有斷商之漸矣此語何等斟酌矣不知何故遂浸淫俱成胡盧提也豈此章以古注修入未及改歟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同上

始疑治誤亂讀如字陳暘樂書云關雎嘗亂矣師摯治而正之論語訓義晉書云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彪傳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同上

顧氏炎武云予有亂臣十人此陳師誓衆之辭太姒



邑姜在宮壺之內必不數之以足十人之數或文字傳寫之誤錄日知吳氏英云韓李兩文公論語筆解婦人作殷人又四書典故辨正任鈞臺云石經作殷人注殷人謂膠鬲經句按呂氏春秋云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因貴則當武王伐紂膠鬲未以仕周也吳氏英又云其所為殷人者必是號叔也今文君奭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武王之所以可伐紂者上承文王覆冒天下之大德也而周公謂文王之德皆由號叔等則武王伐紂雖上承文王大德而其於號叔五人之才豈無係乎則於武王

伐紂之日言治才之臣號叔雖死安得不反之而忘乎孔子以其未親見鼎革故稱殷人按孔子又云聞諸老聃昔者號叔閔天大顛散宍生同僚比德以贊文武孔聖全書則吳說近是

不撤薑食鄉黨

吳氏英經句說云孔曰齋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英謂據此知不撤薑食四字其義乃承齊必變食其文當在居必遷坐之下者也蓋當時士大夫齊戒以薑味辛氣溫與蒜韭為類而皆撤去之惟孔子以為此非葷而不撤也惟齋時乃有此義若平時則本



不禁輦不必以不撤為言也

車中不內顧 同上

盧氏文弼云張平子東京賦夫君人者黈纛塞耳車中內顧李善注引魯論語及崔駰車左銘正位受綏也乃刻本於賦及注俱增不字此但知所習讀之本而不知魯論語之本無不字也夫張賦之車中內顧黈纛塞耳四字為句加一字則參差不齊矣崔駰銘今載古文苑有三章其車左銘云箴闕旅賁內顧自勅車後銘云望衡顧轂允慎其容段若膺云觀此二

章益可證車左銘之為內顧矣崔銘中之正位即正立古位立通禮記按不親指者曲禮所謂不妄指也內顧者顧不過轂也盧說似是

色斯舉矣章 同上

此章蓋鄉黨一篇結語學者不可不三復也按孟子云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又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萬章蓋夫子一動一靜無非時中也而雉色斯舉是舉得其時也在夫子則可以仕而仕可以速而速也翔而後集是集得其時也在夫子則可以處而處可以久而久也故夫子



有感于此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蓋寓言以發己意也記者以此結鄉黨一篇亦有以見夫子作止語默無非從時也夫沉氏無回云自鄉黨至升車叙夫子言貌衣食行止交接可謂曲折周盡矣然是有形之可見者耳恐讀者泥之物而不神故於末處拈出一時字見夫隨其日用活潑潑地無一毫意必固我於其間鄉黨得此一篇即活不然是死板是義也余得諸陸隴其困勉錄竊以為足補先儒之闕疑也集注云共當為拱執之義晁氏云石經嗅作憂謂雉鳴也是也三嗅而作與上文色斯舉應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云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先進老子云治大國若烹小鮮蓋不煩擾之意也凡國家之患莫大於可以已而不已可以已而不已是紛更之漸而傷財勞民之事斯之由起矣長府之改作不亦可以已乎魯人必欲改作之是即紛更之漸也閔子有慨于此而言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若使主計者能聽之可以省無益之費而不至傷財矣使司牧者能聽之可以寢非時之役而不至害民矣故夫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聖賢之意深且遠矣奚翅在一長府而已乎



浴乎沂 同上

韓愈論語筆解云浴當作泔其意謂周之三月夏之正月安有浴而風涼之理哉吳氏英辨之云包云浴乎沂水之上按浴字有二用一則玉藻浴摠浴用二巾謂裸身在水中一則內則五日燂湯請浴身在水外不分寒暑約云五日蓋濯足之類非澡身之名也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同上

揚氏慎云夫子以行道救世為心而時不我與方與二三子相講明於寂寞之濱而忽聞曾點浴沂之言若有獨契其浮海居夷之志曲肱水飲之樂故不覺

喟然而嘆蓋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與雖點而所以嘆豈唯點哉 升庵外集揚說蓋得夫子旨矣周氏生烈云善點獨得時 集解亦此意也朱子悔不改此章注留為後學病根見升庵外集袁了凡亦云天理流行一段大覺誇張朱子晚年已自悔其說之非矣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無乎兄弟也 顏淵

阮氏元云皆下皇本有為字考文據古本足利本古訓據高麗本並同○郝氏敬四書攝提云司馬牛本有兄而作亂恐禍及已故憂之子夏之意謂惟敬可



消患惟禮可以自防致敬盡禮疎者可化而為親況親者不可感格乎非徒如朱注認他人為兄弟之說山草集按此說覺於親親之義最厚矣蓋得立言之本

先之勞之子路

家語云欲政之速行也莫如以身先之官是先之之

義也勞之古注為勞役蓋據于君子信而後勞其民

張子然不應下文無倦之語非也戴記舜勤民事而野

死祭法家語述黃帝之德云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

物以生力五帝是以身勞之之義也集注云云無以

易此矣

問管仲曰人也憲問

劉氏敞云或云人當作仁伊藤維楨論語古義據此

路問管仲之為人如何子曰仁也則人字本仁字之

誤明矣而前章率我問井有仁章又誤以人為仁蓋

故人仁同音耳非也管仲之功為仁耳仁之道非管仲所

盡七經劉說精核蓋得聖旨矣但古注集注並以久

為伊人解文義未穩近世或人上補大字蓋據子路

問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孔聖全書戰國策

孔子不足為聖管仲不足為大也秦似可從矣然荀

子亦云子謂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



野人也大略夫一則以為太人，一則以為野人，籠總并傳，何足以信哉？按人者，猶曰賢人也。揚子法言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注司馬光云：人也。蜀之賢人也。淵與此同句法，又左傳鄭有入焉。莊

桓公殺公子糾

同上

夫子之對子貢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夫死者為匹夫之諒，則不死者無過矣。先儒求其說而不得，故以為桓公兄也。子糾弟也，兄當立而弟不可立，故仲所輔非正而不死，其難可也。然糾之為兄，古書有

確徵矣。荀子云：桓公殺兄以爭國。

仲尼

莊子桓公小白

殺兄入嫂

盜

說苑桓公殺兄而立

尊賢

越絕書兄公子

糾糾與桓爭

吳內

左傳齊小白入于齊

杜注

小白僖

公庶子子糾小白庶兄也

莊九年

管子自著書云：齊僖

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

匡大

是其明證也。但

桓之為兄，僅見漢書薄昭之傳。然昭之言不過以漢文是兄，淮南王是弟，不敢斥言殺兄特避就，以為之諱耳。豈可據以為斷乎？李氏光地云：君臣之分有定者，有未定者。當齊之亂，庶孽交爭，則桓糾皆非君也。輔之者皆無先君之命意，如戰國之為賓客者，爾則



管仲未為臣也既未正其君臣之義故死者徒可為  
 諒不死者未可以背君失節之罪加之若王魏則受  
 命輔導君臣之義定矣以此別二事之是非則可桓  
 糾之孰為弟兄非所論也讀論語按孔子云子糾未  
 成君管仲未成臣家語致思李說得之謂之言不與以  
 陳恒弑其君同上公干公干小白且其肥也  
 林氏雲銘云陳恒弑君夫子請討胡氏云仲尼此舉  
 雖先發後聞可也揚升庵云果如胡氏之言是仲尼  
 無君矣李卓吾云欲寒亂賊之膽何可無此議論皆  
 以胡氏之說謂仲尼可自討陳恒不待告哀公矣夫

仲尼致仕大夫也何處調得現成兵馬按外注程子  
 云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  
 胡氏則以仲尼此番討賊之舉雖魯君先發兵而後  
 聞之天子方伯可也豈謂仲尼自發自聞乎大全胡  
 雲峰小注甚明損齋焚餘可謂細心能讀書者夫升庵博  
 洽為有明一代冠冕然猶其以詞害心如此況其他  
 乎是可為後之腐儒陋生麤心妄讀敢蔑侮乎前輩  
 者之戒矣故特表而出之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同上  
 阮氏元云皇本而作之行下有也字考文據古本古



訓據高麗本並同十三經校勘記按而之古通用淮南子相

恃而勢也訓荀子自有何勞而為之類是也里仁

篇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雜記有其言無其

行君子恥之家語子貢見原憲曰終身恥其言之過

也皆此章之意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衛靈公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蓋言君子疾無為善之實也名

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

夫世人之求名者或同流俗合汙世或色取仁而行

違或朋黨比周推輓相稱暗乞祭餘而顯然驕人譬

之水之無源豈能久乎其人既沒則名亦從而亾其

猶溝澮之涸竭乎亦異乎夫君子質直而好義慮以

下人是以聲名洋溢不求而自得者之沒世而不忌

者然則沒世而見稱者有其實也沒世而不稱者無

其實也聲聞過情也故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徐

幹中論云仲尼惡沒世而名不稱仲尼之所貴者名

實之名也貴名乃所以貴實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陽貨

患下脫不字荀子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

得之又患失之道家語子曰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



患弗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厄在潛夫論孔子病夫未得  
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日愛皆足以證矣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同上

阮氏元云漢石經無流字按皇疏云又憎惡為人臣  
下而謗毀其君上也邢疏云謂人居下位而謗毀在  
上所以惡之也是皇邢兩本無流字惠棟九經古義  
云蔡邕石經無流字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而涉彼  
而誤鹽鐵論大夫曰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  
曰小臣居下訕上是漢以前無流字  
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云云微子

集注一說福州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  
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或云當有反子二字為是  
不然既無其人矣與誰言哉按鄭氏玄云留言以語  
丈人二子也是也蓋丈人之避子路也已絕用世之  
念不欲聞用世之言耳何至舉家去之之甚哉雖丈  
人行矣二子猶在焉故子路述孔子之意語其二子  
也

朱子論語集注外有要義口義集義今皆不傳見精  
義焉蓋四易稿而後集注成然猶且修補改竄至垂  
沒而後止故其義微而精其辭簡而與與後儒之說







正義仍主趙岐前史藝文志俱以孟子入儒家陳直齋書錄解題始同論語入經類馬貴與經籍考從之  
 非孟子者自荀子非子始而王充刺孟馮休刑孟司馬光疑孟晁以道詆孟黃次伋評孟見癸辛雜識新集之類紛然蜂起余允文撰尊孟辨朱子著讀尊孟辨而世知崇孟子二先生之功千載尸祝之可矣書四庫而後入史記孟軻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趙岐題辭孔叢子皆謂受業於子思二說不同任氏兆麟云愚按伯魚卒于敬王三十五年子思即呂是年生至烈王四年已百有十四年孟子始生安能親受業耶蔡介夫謂若親受業不

應但云私淑諸人朱子集注以入為子思之徒從史記是也孟子時事略

任氏兆麟又云王子雍聖證論孟軻字子車傅休奕云字子輿二說又異愚按孟子字從子輿為是攷漢石經論語殘碑執輿作執車二字通同上

性善蓋本于易繼善擊辭傳詩秉彝大雅蒸民書降衷湯誥浩然之氣發源於夫子所謂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淵顏而其養之也配義與道則亦所謂由斯道也雍也義之與比也

仁孟子之言皆祖述孔子故程子云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也所謂未發者言未明言之也近世人麤



心讀書或以未發為未言，然則孟子之言異乎述而不作，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經孝七篇之義何足以稱乎。

臣視君如寇讎，人皆知原于泰誓云：撫予則君，虐予則讎。然是以君民之分而言，未足伏於長喙者也。按尹逸云：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說苑孔子云：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賤，已讎之。家語此語可

一鉞于非刺孟者頂上

萬乘之國。梁惠王上

萬乘之國，千乘之國，皆謂當時諸侯之國，不必分天

子諸侯。齊人伐燕，宣王云：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

梁惠王下又劉向新序：唐且云：魏一萬乘之國也。雜史記

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魯仲連傳戰國策：楚萬

乘之國也。趙策又云：趙萬乘之國也。同劉向戰國策：序

云：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畫為敵國，是

其證也。千乘之家，亦謂當時大家，如雍門子謂孟嘗

君云：若足下千乘之君也。說苑善說之類是也。

不日成之。同上

趙注：不設期日也。蓋本于賈誼新書：弗期而成。退集

注：不終日也。與詩不日有暘。邶風之不日同。張氏璣



云不設期日於事理為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成一臺者此古注所以不可輕易也千百年近世人多奉此說殊不知不終日者甚其速成之辭耳矣若以為真一日成一臺則周詩云子孫千億大雅假樂周餘黎民無有子遺大雅雲漢之類謂之何乎所謂以文害志者愚亦甚矣

為長者折枝 同上

折枝有三說趙注按摩折手節解罷技也毛氏竒齡據此引後漢書張昭王龔論劉峻廣絕交論盧思道北齊論朝野僉載等為證四書賸言朱注折草木之枝蓋

本于唐陸善經音義然折艸木之枝於長者義頗不穩帖近世人據陸均翼孟音解以折枝為磬折腰肢之說此在明人袁了凡曾有此說云折枝即禮所謂磬折腰肢也古今大全按枝支通用詩大雅本支百世王文左傳作本枝百世莊六年韓非子吳起枝解於楚難言國策作支解秦策支又與肢通易云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言文是也陳氏天祥云折枝謂斂折肢體為長者作禮也此與徐行後長者意正相類皆言不難為也四書

疑辨

疾首蹙頞 梁惠王下



集注額額也按揚雄解嘲云頤頤折額善注引說文

云額鼻莖也選文戰國策云眉目準額鮑注亦云額鼻

莖中山策又三國志注引吳錄云折額廣額諸葛恪傳則額

與額本自有別

師行而糧食同上

糧食蓋取於民而糧食之也管子師行而糧其民者

謂之亾戒篇糧與食亦有別潛研堂文集辨之詳矣

教玉人彫琢於玉同上

教或讀為使按韓非子教其所惡者相千里之馬林說

國語不教魚長魯語之類可以證矣然不若讀為教示

之教周氏大璋云教玉人與使玉人正相反使則敢

其所為而不參以己意教則以人從我而不令其有

為使則學焉後臣教則好臣其所教也如何以教當

使字蒙引誤甚四書精言

若大旱之望雲霓同上

集注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蔡氏清云若望雲

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疑其不來也義不免拘泥故

近儒或謂蓋連言雲霓者言將雨之占與望雲雨者

一般類書纂要云虹霓雨久而晚見於東則晴晴久

而朝見于西則雨詩邠風蝦蟇云朝濟于西則崇朝



其雨鄭箋云朝有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於自  
 然則以虹為雨兆朱子徒以虹為晴兆而不知亦能  
 兆雨錄蓋魯按玉曆通政經云且見於西則為雨暮見  
 於東則雨止霓之為雨兆亦可以徵矣然余謂言霓  
 者亦以類帶說耳易云潤之以風雨繫辭風何嘗能  
 潤論語沽酒市脯不食鄉黨酒亦不可言食小戴記大  
 夫不得造車馬藻馬豈得造古文以類帶言者自多  
 此例所謂雲霓亦然何必區區分疏雨兆晴兆  
 四十不動心公孫丑上  
 動心者惑與懼也故朱子云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

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與郭仲卿帖蓋人平日所  
 為由斯道義之與比行無一不慊則心廣體胖其氣  
 浩浩與天地為量所以不動心也此與所謂內省不  
 疚夫何憂何懼互相發  
 夫里之布同上  
 周官戴師職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  
 夫家之征又閭師職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布恐與  
 夫家之征同布泉也天官外府注布泉也前漢書食  
 貨志注布亦錢也是也夫家之征蓋謂一夫力役之  
 征耳言民無職事者使出夫家之征以罰之而其征



以布當之謂之夫布漢踐夏之役輸錢三百此乃傭  
 人應役之數夫布之數蓋不過準此里居也民不種  
 桑麻者亦罰之使出一夫布縷之征而亦以泉當之  
 謂之里布據戴師職園廩二十稅一之文其額亦不  
 過準此矣○鄭氏云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又云  
 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是以王莽苛政  
 解周官不可從也欽定周官義疏云經文里字之義  
 有三一為二十五家之里一為三百步之里一為里  
 居之里此里布當是里居之里即謂其所居之宅也  
 若罰以二十五家之布則令有不行矣

孟子自齊葬魯章

公孫丑下

許氏仁云孟子勸人行三年之喪而於其身則吾不  
 知也夫以葬魯未幾而即反於齊止羸方暇而始可  
 以問則其未嘗終喪於家也可知否則何自齊以至  
 於葬魯之後更無餘暇乃至在塗止羸而可問耶且  
 充虞敦匠言前日則其不久可知矣或以為改葬要  
 皆過視孟子護其短耳七修類稿毛氏竒齡辨之云戰國  
 游子多家于寄以孟母娶婦孟子孤子出必俱出處  
 必俱處故劉向列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  
 嘆孟母見之則是孟母與孟子同處齊固有明據矣



特以墳墓在魯不得不<sub>至</sub>魯合葬而究<sub>之</sub>魯翻無家  
 而齊有家故記云及于齊<sub>問經</sub>閻氏若據亦引列女傳  
 以為孟子仕齊葬於魯三年免喪然後復至齊也<sub>子孟</sub>  
 考要之孟子服喪其在魯與在齊雖不可的知其為  
 未終喪者亦誣也程氏拳時猶疑之以為充虞之問  
 不應在三年後且三年前亦不得言前日也<sub>四書是</sub>  
 未必然書中歲日指最遠者前日願見而不可得<sub>孫公</sub>  
 下<sub>丑</sub>是也久于齊而後去猶曰為前日安三年不可<sub>目</sub>  
 以前日耶

郝氏敬云儀禮親喪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眾賓不

拜棺中之賜禮凡尊者有賜厥明日必往拜惟喪禮  
 孝子不忍死其親棺中之賜衾衾含禭之類拜于既  
 葬之後孟子為齊卿母卒王以卿禮賻之臧倉所謂  
 後喪踰前喪衣衾棺槨之美皆王之賜故下文於路  
 中論棺槨之美其故可知及於齊拜王賜也止於羸  
 止境上不入國也禮衰經不入公門大夫去國於境  
 為壇位而哭親至齊境拜賜即及魯終喪也俗儒譏  
 孟子不終母喪不考禮文不論其世不知其人妄也

四書攝理或然

龍斷同上



龍斷諸說不一見孫奭音義集注龍音壘龍斷岡隴之斷

而高也蓋據于陸善經之說是也敬齋古今註引列

子湯問云帝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方一厝

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北無隴斷焉足以為證矣

稱貸而益之滕文公上

集注稱舉也按漢書食貨志凶者取倍稱之息注如

淳云取一償二為倍稱師古云稱舉也今俗所謂舉

錢者也集注蓋出於此但以益為足義似未穩竊謂

益者益其債負也蓋言凶年則以其闕稅之數寬貸

而以取其息故曰益之陳氏天祥云益與足義實不

同益謂益其餘足謂補其闕集注以益之為足其取

盈之數於文已有如是之差

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同上

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十字一句國語越王又使

諸誓郢辭曰云云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

重於鬼神而自輕吳語與此同句法

率天下而路也同上

晏氏春秋路世之政也道事之教也俗本無道字今從孫星衍校本

上文云煩人留日然則道路者煩冗之謂與此路義

同又趙注是率導天下羸困之路也蓋路讀為露困



之二字衍阮氏元云音義出羸路字云字亦作羸按此則孫宣公所見之本無困之二字路與露古通用

十三經校勘記

按列子氣甚猛形甚露注有膽氣而體羸虛

湯問

左傳壅塞湫底以露其體注露羸也

昭元年

路露羸

三字通用則古注亦通

吾為之範我馳驅滕文公下

清聖祖云吾為之範我馳驅之法

日講解義

又盧氏文弨

云古本作范氏馳驅音義云範我或作范氏按後漢

書班固傳注引孟子正作范氏今亦誤改為范我范

氏古善御者東都賦范氏施御善注夏德盛二龍下

之禹使范氏御之宋書樂志君馬篇願為范氏馳雖

容步中機豈效詭遇子馳騁趣危機

鍾山札記

是亦一說

巨擘同上

李調元中齋瓊錄云餘冬序錄齊地有蟲類大蚯蚓

人謂之巨擘善擘地以行今孟子注以為大指非也

按弓弩手張曰擘足踏曰蹶方言擘楚謂之紐皆謂

大指也擘地如禮記內則塗皆乾擘之擘實字虛用

也不得据以駁孟子注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離婁下

孟子又云陝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



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蓋赤子之生樸  
 大地一聲天命謂之性四端萬善一一完全焉不失赤  
 子之心者謂不牯亾其天性也李氏光地云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矣讀孟子可謂簡而得其旨矣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同上樂記云先王有大事有禮以哀之古以死喪為大事  
 可以徵焉蓋此章亦有為而言清聖祖日講解義云  
 蓋見當時墨翟薄葬之非故以此警之也是也近儒  
 或謂此章有害于教疎妄可惡矣  
 以對父母萬章上

蔡氏清云弟欲殺之尚且不怨豈有下怨父母之理  
 以對父母本為見對於父母也四書蒙引李氏岱雲云蓋  
 舜只拘一告之小節便廢人道之大倫既廢人道之  
 大倫是仇怨於父母矣何也父母之不欲其娶者因  
 已一時之不得乎親也父母之欲其有後者愛子孫  
 以承宗祧之至願也今以一時之不得乎親因告而觸  
 父母之怒遂以廢人之大倫就目前言之為守禮就  
 終身言之為對親矣四書異同條辨二說蓋得集注意然照  
 不諸後篇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又云親之過大而  
 不怨是愈疎也告子之言則是亦我怨父母也非怨



於父母也

不及貢以政同上

林氏希元云不及貢以政相連讀凡諸侯朝貢於天子皆有政事朝於京師則述其所受之職朝於方岳則有正時月同律度量衡許多事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常無事頗見也存疑既得其解而猶闕明亮按以與與通詩江有汜不我以鄭箋以猶與也韓非子雖以金石相弊韓存文選李善注引作與金石相弊詩古荀子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為相懸也之類可以證矣不及貢以政不及貢與政也

頑夫廉萬章下

頑貪昧不覺之謂也故趙注云頑貪之夫夏思廉潔

又韓詩外傳卷三漢書王吉論衡率性又後漢書王龔

丁鴻傳引之皆作貪夫晉書亦云貪夫反廉懦夫立志

雖夷齊之行無以相尚也羊祜

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同上

李氏光地云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十

四字當移在彭夏問曰章受堯之天下之下不以為

泰之上蓋因兩章皆論辭受之義而簡誤也讀孟子

李說可謂能決千古之疑案矣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盡心下

下文又云予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余始不解所謂

及讀戴記云疏通知遠書之教也其失也誣解經知孟

子之言亦為此也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盡信書不

如無為書書安可無也學者慎所取而已不知慎所

取則不如勿學而已

西溪叢語

若崩厥角誓首

同上

崩厥角古注為是陸倕石闕銘云屈膝交臂厥角誓

顙文選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云離身及踵之君髮

首貫胸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靡善注引孟子云武

王之伐殷百姓若崩厥角趙岐云厥角叩頭以額角

犀擗地也同上今注疏本作崩厥角額角犀厥地也文

義憤憤當以選注為正段氏玉裁云音義云犀字音

西義與棲遲同丁說殊誤字當作犀从牛國語云角

犀豐盈國策云眉目準額犀角權衡偃月今人謂之

天庭古謂之犀角孟子校勘記又錢大昕文集引漢書諸

侯王表云漢諸侯王厥角誓首應劭云厥頓也角額

角也是又一證

君子之危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同上



清聖祖日講解義云既無能用孔子之君又無能薦孔子之臣上下無交是以不免於危耳

聖人之於天道也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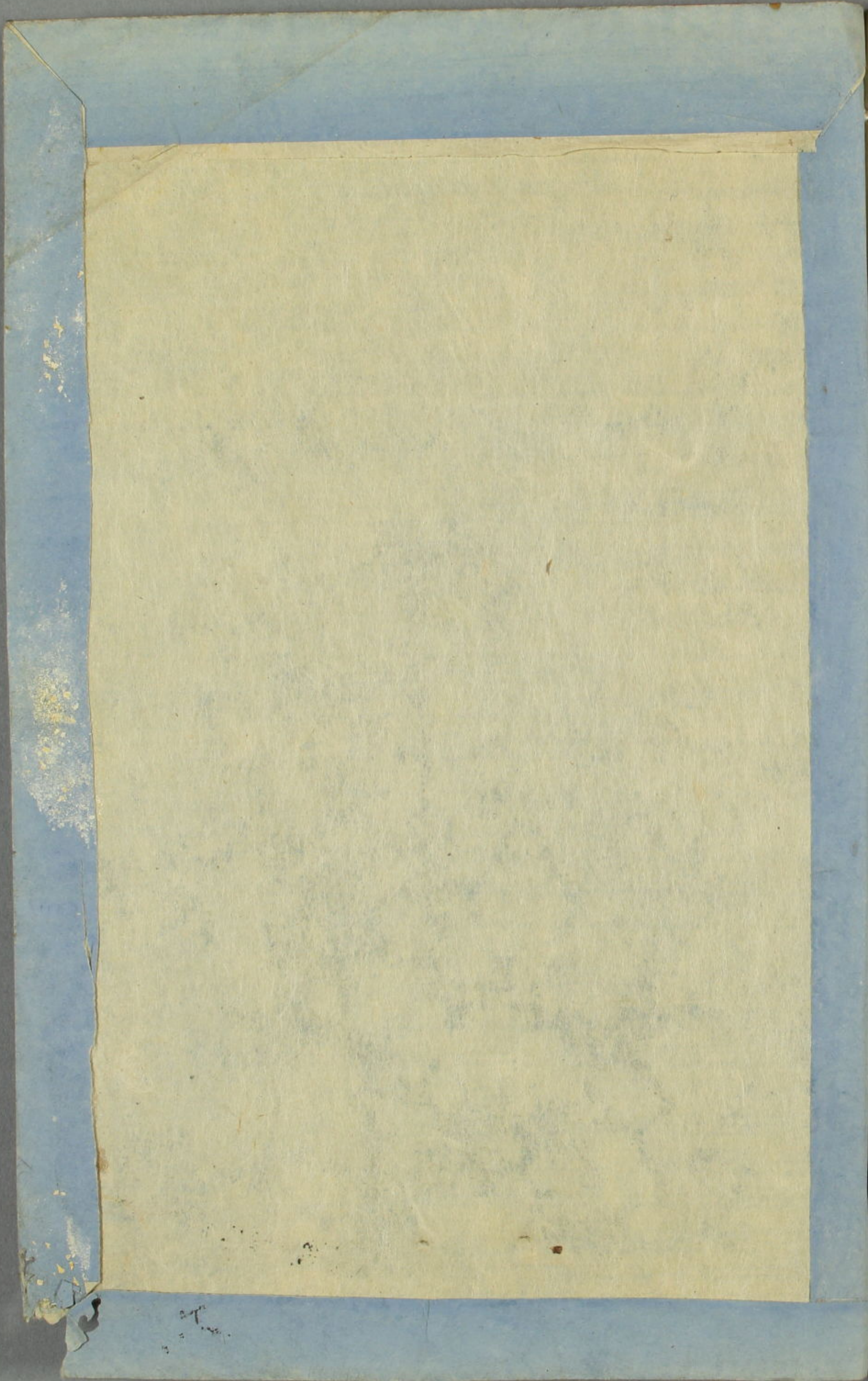
段氏玉裁云朱氏集注云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不以聖為仁義禮智之類天道為父子君臣賓主賢者之類令孟子一例之句忽生顛倒趙注引上四句入本句之說而不論朱子之說與上四句絕不倫皆由未知經文之賸人字當作聖之於天道而冰釋理順矣聖非聖人之謂尚書大傳云心之神明謂之聖洪範云恭作肅從作又明

作哲聽作謀睿作聖小雅亦云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又周禮教民六德智仁聖義忠和智仁義忠和皆所性而有則聖亦所性而有也說文云聖者通也凡心能所通曰聖凡陰陽五行日星曆數吉凶禍福以至於天人性命之理人有通其淺者有通其深者有通其一隅者有通其大全者其間等級如奕者之高下然猶仁於父子義於君臣禮於賓主智於賢否各人之所知所能固不可以道理計矣是皆限於天所賦者故曰命也但其所行雖未能詣極而其性善無不可擴充詣極者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六經對述卷之八

之於天道者是以全其性也  
之於人道者是以全其理也  
之於鬼神者是以全其靈也  
之於天地者是以全其氣也  
之於日月者是以全其光也  
之於星辰者是以全其象也  
之於風雨者是以全其澤也  
之於水火者是以全其性也  
之於草木者是以全其生也  
之於鳥獸者是以全其類也  
之於蟲魚者是以全其情也  
之於金石者是以全其質也  
之於土者是以全其土也  
之於水者是以全其水也  
之於火者是以全其火也  
之於木者是以全其木也  
之於金者是以全其金也  
之於石者是以全其石也  
之於土者是以全其土也  
之於水者是以全其水也  
之於火者是以全其火也  
之於木者是以全其木也  
之於金者是以全其金也  
之於石者是以全其石也

光緒廿九年七月八日

廿八



